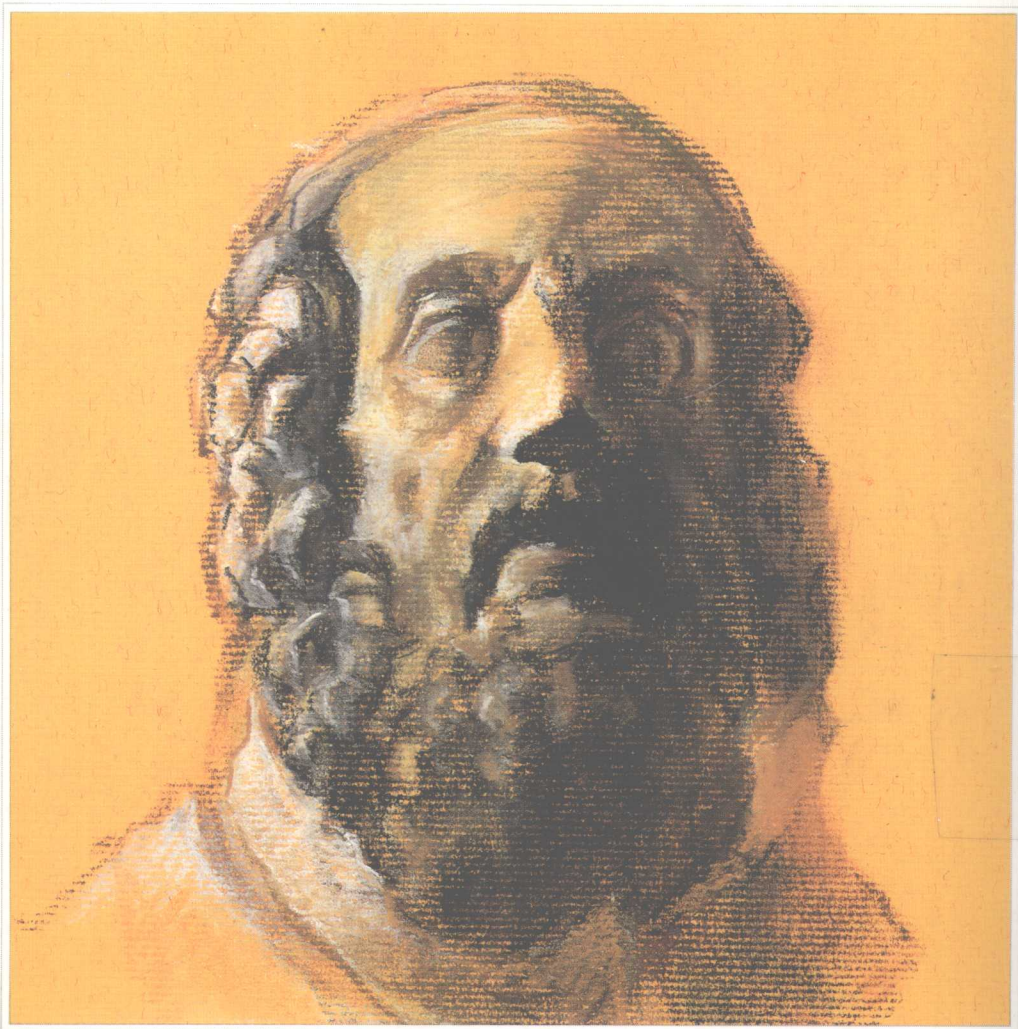


奧德賽

荷馬(Homer,850-880 B.C. Aprox.)是西洋文學史上的第一個遊唱詩人。「奧德賽」是描寫攻佔特洛伊的希臘英雄尤利西斯返鄉的十年漫長之旅所發生的事。全書主題不是面對死亡時的勇氣，而是面對難局時的知性。本書是人類精神的永恆財產。



世界文學全集 ⑧3

奧德賽

荷馬／著

書華

世界文學全集

L083

奧德賽

發行人／林弘志

社 長／張坤山

主 編／黃慧隆

原 著／荷 馬

翻 譯／書華編輯部

出版者／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

電話：2187307 代表線

郵撥：0578690-5 學英文化

印刷所／三友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萬安街85巷20號

電話：9615462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業字第2146號

初版1994年三月

定價 320元

書華版權・翻印必究

ISBN 957-709-051-6

致讀者

張坤山

——經營者的話

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千百年來，文學創作已如天星、已似花海。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而文學仍始終鑿鑿如昔，甚至因時光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歷練得更晶瑩。

我從事印刷的工作，已有三十餘年。在這三十餘年中，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但是，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作爲一個印刷人，忝爲文化界的小小先鋒，把最好的文學作品，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呈獻給讀者，呈獻給社會，作爲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

經過長久的籌備，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雖然明知前景多艱，但爲了實現這份心願，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爲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有計劃、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期望在我們爲出版史留下腳印的同時，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一個更爲遼闊的文學視野。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愛護它。

「本本皆好書，書書皆精華」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



奧林帕斯諸神集議，伊大卡國天女贈謀

懿歎①繆司！敢煩謳唱，
唱彼希邦名將②，勤勞執掌，
謀多智足聲名廣；
既逞干戈，殄滅了特羅亞神聖之邦，
把那天建的金城掃蕩，
便一處處浮蹤浪跡，
一國國問俗觀光；
身冒着狂濤浪，
冀率朋曹安返家鄉，
又誰知一時迷惘，
誤宰了日帝的神羊，
因此上上于神怒，
阻歸程，設下萬千魔障。
懿歎繆司！宙斯之子！

• 賽德奧 •

• 1 •

煩把這其間情由原委，
爲吾下界細播揚。

禍結兵連垂十年；

但得生旋，

得渡過波濤熾險，

此時俱已返家園。

獨攸力栖茲猶在他鄉轉輾，

父母家邦難得見，

念愛妻愁腸日萬轉；

都祇爲被妖人③洞府羈留，

逞風情百方纏綰。

休怨！喜歸期不遠！

更有未了事，待彼歸時親發遣④。

彼時天上諸神俱動憐，

獨涅槃普條因⑤猶未消讎怨。

却喜那讎神彼時遙在天邊，

在愛西屋皮亞⑥族類之間，

（原來那族類平分兩半，

半個兒東向，半個兒西面；）

他在彼，享的是百牢豐盛祭，
聽的是阿諛頌神言。

這裏育夫⑦召集羣神會，
在奧林帕斯⑧高處光明殿：

那尊神心念伊吉斯塔斯⑨一樁公案，
念他命喪在奧勒斯提⑩之劍，
縱作鬼也難把身上血污湔，
尊神念此心根觸，因白諸神言：

「可歎凡人頑梗，
事事兒都歸咎神明，
不說是自家作孽招災禍，
却認做神譴天刑。

試想那伊吉斯塔斯，
他私通君后弑人君，
罪孽層層；

我也曾遣麥邱立⑪下降凡塵，
爲他預警，
說他日王子奧勒斯提年長成，
終有日報仇洩恨，

無如他辜負吾神好意，
忠言不聽，

因此上顯遭報應。」

神言至此停；

於是密涅發^⑫媚轉雙睛似水清，
爲尊神稟白言惟謹：

『盛哉尊神！爾唯萬物之根，
爾實神中之神！

提起那污穢罪人，
這般刑戮原相稱；

凡喋人之血者，都應得這般報應。

只是我胸中，憤激與悲傷交併，
都爲那攸力栖茲英勇超人，

却依舊厄於運命。

他如今身居孤島，
四面是巉巖海濱，

但聽的林聲蕭索浪奔騰，
歎無辜遠離鄉井，

被妖女洞中壘禁。

• 賽德奧 •

想她父亞特拉斯^⑬，原是個魔道中人，
他目能燭海底生靈，

手提着無疆天柱，把天地支撐。

如今他此女，把這可憐人無端拘禁，

欲待逞風情博彼歡心：

却誰知萬種溫柔俱無益，

慰不得他懷念故園情；

可憐他極目家鄉終渺茫，

只落得心灰意冷，

恨不能立時重見故里炊煙影。

嗚呼無上神，

爾怎忍教他顛沛，漠不關心？

念他在弗里家^⑭大海之濱，

也曾建祭壇奉爾尊神，

唯虔唯潔唯恭謹，

爾緣何事心懷恨，

必欲使受盡人間最不幸，

吝施福祐，不與憐矜？」

於是育夫言：「吾女之言差矣！」

我也知攸力栖茲，
智勇人間無比，
奉吾神最多禮，
我怎忍將他遺棄？

祇因那涅普條因，念子仇懷恨未已，
這重重魔障都由他起。

原來海神福栖茲¹⁵，

有女俎莎¹⁶色麗，

嫁與涅普條因爲妃，

生子曰坡力飛馬斯¹⁷，

他視同拱璧，

後被攸力栖茲劓喪雙明，

他恨深入骨髓，

縱未卽取命相償，

却設下萬重魔障轉輒阻歸期。

你我如今且從長計議，

俾攸力栖茲得重歸鄉里；

倘若是你我力協心齊，

料他獨力也難與吾曹敵，

不由他不平却心頭氣。」

那密涅發又尊一聲「至尊天父，萬神之神！」

言道：「既列位尊神協力齊心，

允把那可憐人兒救拯，

竊擬煩黑梅斯^⑬往奧吉吉亞島一行，

去對彼妖人宣命，

謂吾曹計已定，

欲使攸力栖茲重歸鄉井，

她須立刻放行毋抗命。

一面由小神前赴伊大卡，

去尋攸力栖茲之子忒楞馬卡斯^⑭把計謀相贈，

命他速召集國中父老，朝中大臣，

把安邦策略早商尋，

並謀對付那些求婚無賴人，

莫待把宮裏牛羊宰盡；

然後由小神帶往斯巴達^⑮，派洛斯^⑯兩處尋親，

倘能尋得些兒消息，

也可以歸慰國人之心。」

說罷，她忙把繩鞋穿上；

那繩鞋，是件仙家之寶，閃出燦爛金光，用它時，可以乘風破浪渡重洋：

又攬了一柄無敵鎗；

這金鎗也不尋常，

任大隊英雄好漢一見俱驚惶。

當時那神結束停當，

便從奧林帕斯極頂撥開雲頭下降，

一霎時已到伊大卡，

面前便是攸力栖茲的宮殿門牆；

她於是化作退菲安^㉒國主孟提斯^㉓王模樣，

手提着明晃晃一柄金鎗。

見宮門前一班求婚的無賴鬧嚷嚷，

把宰食了的牛皮墊坐，

正紛紛飛盞流觴。

又見內侍們來往奔忙；

有的爲他們調酒漿，

有的將海綿蘸水拭几席，

打點着把筵宴重張，

更有的方刻肉，刀聲不絕響叮噠。

彼時忒楞馬卡斯，

見羣無賴恬然不知恥，

心下正憂思；

幻想中，彷彿見父王忽然戾止。

受羣情擁戴無異曩時，

又見衆無賴聞風皆遠逝。

思至此，始瞥見宮門客至，

深悔出迎遲，

便趨出，握客手，接過那金鎗一枝，

言道：「尊客何來！休怪主人放肆！

莫嫌粗糲客且食，

然後請將來意分明見示。」

於是王子前行客後隨，

行行來至宮殿裏；

他把那金鎗在一依柱的架中插立，

其間有攸力栖茲的各般兵器，

排列時整整齊齊；

於是導客入一座，裝潢煊麗，

鋪一幅紫色地衣，

端一凳爲客承履，
這纔自設一座兒，
與客座密相毗，
却與羣無賴宴飲之場遠隔離，
爲怕他們恣睢無禮，
又欲把喧嘩避，
冀向客探聽親消息，
便見一宮娥提來盛水金壺，
將水在銀盆灌注，
主客先後盥畢，
乃把席面安鋪；
一內侍進饅頭，
又獻上珍奇菓脯；
司餚者進肉，
色色形形無數，
又把金杯分獻主和賓，
便有蒼頭將酒來注。
已而衆無賴擁擁進宮庭
各佔據椅兒板凳。

男僕人呈上盥手金盆，
女僕人提着饅頭籃兒滿地奔！

衆小侍忙爲他們將酒傾；

一霎時但見虎嘍狼吞。

無何大衆俱醉飽，

乃思妙舞佳音，

以爲無此不歡欣；

於是有一僕，遞與腓麥烏斯^②一尾琴，

腓麥烏斯欲待不遵，

經不得衆人相強甚，

只索撫弦一曲調清新。

維時王子附客耳旁細語，

將一腔悲憤盡情傾吐，

道：「有一言，願尊客莫嫌唐突。

客亦見此輩聲歌之樂何如？

原來把別人家業恣情揮霍，

都祇爲這家家主，

如今若不是尸暴在沙場。

多應是滄海埋骸骨。

倘一旦主人歸故土，

料此輩無恥之徒，

都將恨不得插雙翅兒飛去，

更無暇把錢財顧；

却無如，這般希望總成虛，

縱人人都道歸期近，

終教人難信取！

尊客啊，願君把來意分明訴：

華宗何氏？貴邦何許？

來舶何名？航行自何處？

想我父生平好客，

君毋乃與彼相知有素？

抑是第一遭兒枉顧？」

於是密涅發對言：

「垂詢處，願一一爲君從實訴。

若問起我家門第，堪矜詡：

我是安溪亞拉斯²⁵之子孟提斯，

是退菲安人之主。

此行本運鐵往提彌莎²⁶去，

• 賽德奧 •

欲把黃銅換取。

暫停船在來茲倫²⁷港，奈利登山²⁸之瀟，
上有叢林深覆。

你我是世交，往還有年所，

謂余不信，可往問雷厄提茲²⁹爾祖，

當能一一爲君語，

聽人言此老如今已絕足不來城，

只獨在鄉村隱處，

日惟在葡萄園裏親勞苦，

執炊的但一老嫗。

我此番，爲聞爾父已凱旋，

故爾親來致祝，

誰意天心阻，

猶使在他鄉羈旅；

爾却無須酸楚，

爾父平安無故；

他多應在海中荒島，

被蠻人強禁拘。

我雖不是預言家，